百年老屋

■周成忠

老家有一间半老房子，是一座老屋的一部分。说这房子为老，是因为它是明时的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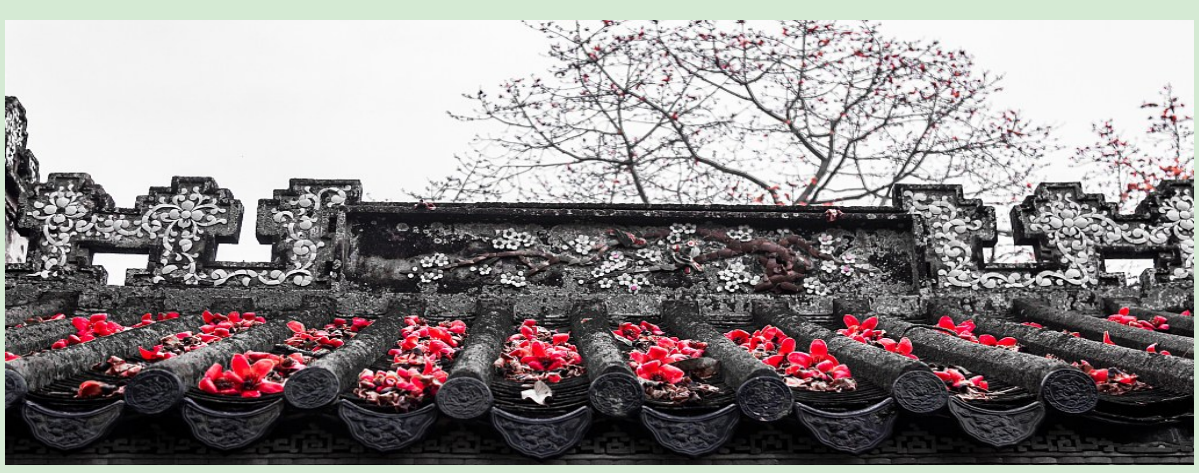
老屋为两进深，相当于两个四合院的组合，村人都把它称之为“东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前，老屋还基本保持着原来的建筑风貌和规模：八字型外开的“车”门连接一条长长的巷道、旗杆石、前台门，入门为庭（天井），前庭环以高墙，虽损坏，但一人高的墙垣依然在；屋檐下的三踏步，由上间、正间、二间、翼头间组成的“七间”横开，镂花窗棂，中堂高高的门槛，门槛之上两扇厚实的大木门，上间与后宕之间的木板照壁以及照壁之上那精巧的“神龛”，后进四合而成的天井，微翘的飞檐，残存的几片瓦当，方正的柱木础，梁架叠加的木构，还有屋檐下被檐水滴出凹痕的石阶，把老屋的沧桑和古朴展现无遗！

在我还没懂事的时候，我不知道老屋的境况是如何的。而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老屋可谓盛极一时。那时候，不管晴天还是下雨，左邻右舍、大人小孩们，有事无事地都会聚到老屋来，捉迷藏、划蚕豆、滚铜板、打扑克、唱道情，说三国、讲聊斋，各就其“位”，各享其乐，杂沓而有序，嘈闹而无邪，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老屋总共住着十六七户人家，算得上是一座“钟鸣鼎食”的大宅。每逢开饭的时候，家家门槛上，石鼓墩上，矮凳上，总是坐着手捧粗碗头的人，在番薯粥的吞咽声中，聊着柴米油盐的陈年旧事。

当春天踏着轻柔的脚步，在香樟叶和鞭炮的噼啪声中走来时，“把春迎来”则是每户农家人一年的首计。然而，一座偌大的老屋，只要有一户人家在备办“接春”的事也就够味了，无需盛大的仪式。然后，人们也在杨柳秋千的日子里计宜着春耕的农事。夏天，晚饭刚过，当夜幕渐渐拉合时，每户人家则会把自家的竹床或将木门板搬到天井里，用凳子支起，约定俗成地横七八竖地铺到应该铺的位置上纳凉。或皓月当空，或繁星满天，或闲云悠度，大人们则会摇着蒲扇，哼着儿歌，为小孩子们催眠，也会给小孩们讲着牛郎织女鹊桥会的故事。若逢月食之夜，老太婆们认为月亮被天狗叼去了，大家都会从自家里拿出锅盖、铜勺之类的金属物件敲击，像是一场打击交响乐，凄婉而热闹。夜里蚊子多，天井里总会燃起用香樟末制成的蚊香或者用早稻杆燃作灰后的余烟用以驱蚊，而用蒲扇“啪”打蚊子的声音总是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那个年代，农村未通电，夜没有艳丽灯火的映衬，有时候黑就黑个彻底，而天幕则要蓝得出奇。人躺在竹床上，仰望夜空，观银河如洗，看星光璀璨，很是惬意。偶有流星陨落，瞬息划过天幕，纳凉的人大多会长长地“嘘……”一声，表示对“逝去”的尊重，很有伤逝之美。英国作家、诗人王尔德说过：“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在仰望星空。”这好像是说着我们童年的事一样。秋风乍起时，屋前园子里的几丛水竹会在秋风的时缓时急中前后摇曳并制造出很有秋意的飒飒之声；苦楝树上的叶子也渐趋渐黄了，一阵风过，叶子簌簌地落下，然后落个满地，好似繁华过尽。过了中秋，大人们就是坐在石墩或矮凳上索（捻）绳了，等待着衰飒的西风刮起，为刈“八月柴”做着准备。到了晚秋，上间、正间窗前这些可以堆柴禾的地方会在三五天的时间里骤然被一摞摞柴草堆满，直到深冬甚至第二年的春天，连同晚季的稻草堆一起，便充当着小孩子们捉迷藏的道具。入了冬，尤其到了深冬，由于宋家尖“挡驾”，“峰头日出已停午，山半云横疑在天”（王十朋句），太阳上到宋峰，照临村庄都快上午九点了，而我的老屋地处后横，太阳又比前横来得早，因而来老屋晒太阳的人又多了起来。冬日有冬日的韵致，凛冽、清肃，冷也就冷得其所，冷得严峻。冬晨，瓦背上会涂上一层白白的霜，等待太阳的溶化；老人们则端着火炉，眯起眼，甚至打起盹，心安理得地在屋檐下享受着阳光的恩惠。每到春节前后的农闲时日，老屋的上间总是一些“长生词”“满月词”，或临时约唱的最佳开唱的地方，时常会响起悠扬的琴声，时急时缓的鼓板声。

老屋算不上是一座精致的古建筑，但也有一些很“易”、很“知性”的“杰构”，古朴中透着大写意。最外面的八字型车门头与巷道连接处不是笔直的，而是打了一个小小的弯，意谓车门与正屋是不能对冲的。前、后进西首轩间的屋檐是老屋的一条“子午线”。过去大家都穷得叮当响，没钟没表，只要是晴天，大家看屋檐被太阳照映到地上什么位置了，根据一年四季的不同时段，大家心里都有个谱，是什么时候该去做什么事。夏天太阳把“线”照到檐界坎差不多了，是该做中饭的时候了，然后每户人家屋脊上的烟囱里都会升腾起袅袅炊烟。雨落灰檐的日子里，不论是春雨绵绵，还是夏雨骤然，或秋雨淅沥，或冬雨清寒，站在屋檐下，看雨水从檐头上小则滴落成珠，中则落下如帘，大则喷流似瀑，我便有些感慰！岁月深锁，风袭雨攘，老屋的瓦片、瓦当、椽檐都蒙上了黑霭色的烟尘了，而屋檐上落下的一道道雨水，或珠、或帘、或瀑，那是多么自然而质朴的构图——透过雨帘看雨帘，一幅烟雨江南的水墨画。下雷阵雨时，那前奏的几滴，敲打在瓦片上，就会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急促而凌乱。台风过境时，暴雨如注，约有三、四十公分深的天井很容易积水，水多了，鸭们、鹅们会争先恐后地跳到天井这个“池”里畅游；而我们这些小孩们会折个小纸船让其在天井里飘荡，放逐童心。天井又好似气象站监测雨量的雨量计。每当天井蓄满水而且外溢又骤雨不歇时，村前的杨溪已经是波涛接天，“猛浪若奔”了。

岁月流逝，转瞬间我离开老屋已经三十多个年头了。人是有归宿感的，人的怀旧情结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长，也会随着生命状态的渐变而回首不已，我对老屋的牵扯亦是如此。随着岁月的漫浸和受人为、环境的影响，不知何年何夕，老屋还会是老屋吗？或者是一幢华构，或者是一片废墟，或者是有一条新筑的水泥道路穿屋而过。那时候，留存在记忆深处的只能是对老屋的深深眷恋了。



老屋轶事

■薛文甫

曾听人们说，人老来都有怀旧之心，此话一点不假。就我而言，退休后对家中二间老屋突起怀旧之情，既有心酸事，又有乐趣情……

我家至今有二间一底一楼的旧木屋，每间仅长8米，宽3.5米，坐北面南，东首大路，南边天井。父母说这房子是在我爷爷手里赚了钱后，约建在民国20年左右，距今虽未到百年，但一家人都称其老屋。我们兄妹四人，都是在这屋里出生长大的，因而对这老屋都情有独钟。记得父母曾告诉过我，在我仅三岁时（1952）的一天中午，母亲在楼下做饭，我在楼上玩耍，突地从上面楼梯口一直滚到楼下地上（共13阶楼梯），当时人也没开声了，这下把正在做饭的母亲吓得六神无主，她忙将我抢起，就是叫不醒，母亲在流泪，当邻居们知道后都赶来采取各种办法救我，而当时家里只有母亲与我，这下有人分别去找爷爷、奶奶和父亲，家里乱成一团。也总算我命大，在半小时后开声大哭了。当时最难受的是我母亲，竟被一家人严厉责骂得无地自容了，而她也流泪自责。

在1958年上半年的一天，我这座老屋里却来了一位二十来岁的幼儿园女教师，她住在后间。父母告诉我兄妹：“现在村里办食堂，全村男女都要集体劳动，村中孩子无人照顾，乡里派来了一位女幼师。她是你们虹桥塔东外婆的地方人，也是你们妈的妹妹啊，名字叫倪陈微。村里知道她是我们家的亲戚，就安排住在我们家，你们要对她热情、有礼貌呀。”哎，原来是这样。从此我们兄妹四人都对她很尊敬，平日都叫她姑姑，而她对我们也很好，夜里还常教我们读书、写字、画画。

然而在有一天下午却出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因这天下午放学路上，我在湖边街上拾到了一个黄色气球，一路上都高兴地吹气。这下刚好姑姑从幼儿园回来，我见她来了，就高兴地对着她的脸拼命地吹气，等她还来不及回避时，殊料这气球“啪”的一声吹蹦了，只见姑姑当场双手捂住眼睛，吓得我呆若木鸡，我哭了，还好姑姑没事，我才放了心。傍晚父母回家知道了此事，我既被父骂，又被母打，好在姑姑出面劝解，父母俩才收了场。我真感谢姑姑其人，她真是一位好幼师啊！

姑姑调走后仅几天（1959年上半年），我家的楼板上（打地铺）住上了六个男人。又听父母说，他们是蒲岐西门人，是来建淡溪水库的。因蒲岐西门有我的表叔（父亲的表弟），他们都是堂房兄弟，故选择住在我家。因而我兄妹都叫他们为表叔。听父亲说：“他们都是人才啊，会演戏的，有的演过小生，有的演过大花脸，都是蒲岐京剧团的成员呢！”怪不得他们每天从工地回来后，有人就唱起了京戏，还有人在用口头伴奏，热热闹闹，有时邻居们都来楼下听唱，我们兄妹在一旁只是笑，听不懂唱词，只是感到很有意思。也曾听父亲说：“这当中的那个宽叔，他人高大，声音宏亮，是剧团的主角，曾演包公与三国里的关云长。”故在后来，我有时专拉着宽叔唱戏，而他却给我唱了仅稍听懂的“孟姜女”、“正月里来是新春”等的小调。那时，我在心里十分敬佩这几位表叔，因他们白天劳做，晚上还这么乐观，真是最可爱的人啊！但宽叔他们只住了二个月就回蒲岐了，听说生产队里调换了别人，但调来的人没住在我家，这后我家里冷清了许多。

然而，仅隔数天，家里又来了三男二女，我又听父母说：“现在这五人是石帆乡大桥头（大界）村人，你们兄妹应都叫表叔、表婶，因父亲的舅舅是大界人，他们也是父亲的表兄弟，也是来建水库的民工。”二位表婶住在后间，是来专门打草鞋供应村里来建水库的民工使用。这后，家里又热闹起来了，但晚上没有听到京戏了，只听到他们在“讲朝廷”（讲故事），而白天都有两位表婶在门头打草鞋（从家乡搬来了稻草、麻绳等工具），我在放学后都认真地看着她俩熟练的手艺。她们一边做事一边合我说话，她俩的平凡、淳朴、真诚使我永远不忘。

这里又穿插一件既惊险又让人不可思议的事。那时有一天下午，我放学返家觉得肚饿，便相约我妹阿玉与邻居方全、方米商量，因听大人们说有一种叫蟋蟀草能供人吃，四位小家伙便去地坎上摘来许多，我们各自动手洗净烧了起来，还放上盐、油（记得是菜油），孰知将烧熟时，突来了村里的矮个子妇女主任，只见她严厉地批评我们：“是谁叫你们烧这东西吃，村里每户人家都不许开火，食堂有吃的了。”这下，吓得我们面如土色，好在我岁数大点，便说：“我们自己拔草烧吃还不行吗？”正在这时，过来了打草鞋的二位表婶向女主任说：“主任，他们都是小学生，不懂村里规定，下次一定不犯了……”这女主任才扬长而去（那人年代就有这么多之怪事）。又说另三个小家伙早就吓得逃往楼角头躲成一堆了。此间只听“轰隆”一声，这三人都从楼角上跌下，刚好一起跌在我家里的双眼镬灶上，有个灶盖也被飞到地上。原来是这楼角板年久已蛀，不牢固啊。好在三人全无摔伤。在这老屋里又出了一次有惊无险的事故。而当我们的父母傍晚收工返家，我们又被骂得入地无门了。又是打草鞋的表婶俩与表叔们前来解围才收场。我能忘记这事吗？两个月后，听说淡溪水库落成了，他们也返家了，家里又不闹热了。好在那时食堂散伙，每户人家重起炉灶，我们全家人团聚了。

往事如烟，转眼到了八十年代，我的父母也相继辞世，父母留给我们兄妹的就是这座老屋，不，这是精神财富！

大宅院里的时光

■郑群威

我出生在一座大宅院。祖辈世代农民，郑氏大家族都住在这座大宅院里面，十分热闹。

大宅院坐落在长流水山下，一条溪涧经过院门前。门前一片小树林，种着桉树、苦楝树、棕榈树。常年溪水潺潺流淌，水里的鱼虾极为丰富。家门前的风景很美，那时不知。

爷爷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爸爸排行老二。大伯一家住在大宅院东厢房，前面通后面两个房间，朝南是一个大房间，后面是个正方形的小房间。再往东住着堂伯父一家。我爸爸是二房，自然在西厢房安居，规格和大伯家一样。再往西还住着另外一家堂叔伯，他们也是几代人挤在一起。我祖父居正堂中间的后面小房间。厨房在老屋大堂后面的小走廊。因那时家里太穷，三叔从小就被送到中雁荡山的远方亲戚家里当了养子。

我出生在这座大宅院，住到十几岁。我所有的童年都和大宅院有关。大宅院里虽然挨挨挤挤，几户人家却和睦相处，孩子们玩在一处，吵架难免，欢乐也多。

大宅院正堂大门有四扇大木门，门栓是粗壮的木条。门槛高高的，小孩子跨过去要把脚高高抬起，呈骑坐式跨过去。大宅院东西两边分别都有一个小楼阁，堆放杂物，小窗推出，青瓦上布面瓦松。雨滴在瓦上的声音很好听，伴着雨声，我们睡得很香。正堂屋梁上偶尔会有蛇挂下来，我曾见过，极为惊吓。大宅院还有个超大院子，高围墙，院门青瓦翘檐，极为精巧。院门东边一株巨型仙人掌，不知何时种上的，每年开花，黄色花朵布面了整株仙人掌，是一道风景。仙人掌在物质缺乏的年代有很大功用，小孩子得流行性腮腺炎，家人会掰下一个仙人掌，削出中间薄薄的肉贴在腮腺处，用红领巾绑到头顶，整个一个吊死鬼的样子，滑稽搞笑，却有神奇地疗效。据说大宅院大约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了，经常需要整修，那真是一个大工程呢。

大宅院的阁楼，是捉迷藏时的最佳藏点。偶尔，我藏到阁楼里睡着了，过了饭点，妈妈为了找我急得要命，哥哥就一把从楼阁揪出我来。

最值得回忆的是大宅院的夏天。早上我们在妈妈煮的饭香里苏醒。上学时总被妈妈千呼万唤才起床。一放假，个个被打了鸡血似的不用“叫早”，就滴溜着早早起来了。尤其是哥哥，每天都有用不完的精力，一大早就跑得不知所踪。他的暑假生活很丰富，上山打鸟，下河捉鱼摸虾摸河螺，稻草垛里掏鸡蛋，割水冬瓜、砍石子，估“东南西北”。妈妈每天都到处找他，把他捉回家学习。哥哥是个聪明人儿，学什么都快。我是个木讷笨拙的人，内向而沉闷，整日窝在家里看书。妹妹是家里最乖的，很小就开始分担家务了。我偶尔也会跟着哥哥去溪涧里捉虾蟹，钓过青蛙。夏天的夜晚，各家都会摆出竹床、竹椅，在逐渐暗下来的夜幕里拿起蒲扇，轻摇着驱赶蚊子。屋里太过沉闷，大家都不愿意进去，就这样坐在黑暗中，聊天，散讲。

那时大宅院里岁月静好。

夏季来兮归故乡

■思葭

回忆起大学时，我的英美文学老师告说：“summer afternoon”（夏日午后）是英语里两个极为美妙的单词，因为那里飘洒着青木瓜的味道。

在我，自从外公走了后，似乎带走了我的童年以及有关于童年里整个夏天的记忆。斯人已逝，那方水土人情意象都不复存在了，说隐隐的失落也罢、怅然也罢，我发觉已复回不去那些真正意义上的夏天了。

带着一份期待，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回到了我的故乡高岙，那个浙东地区水木清华、风物灿然的地方。

走进老家，三面环山的天然造设，还有那满目苍翠的青妍碧绿环绕着父亲家宽大的房子，被远山近水衬托着，构成了现今江南农村世外桃源式的水墨画，干净而淡泊。

漫步来到父亲经营的后园里，那里绿意芳菲，父亲种植的丝瓜、豇豆、黄瓜等，成排成排地铺张开恣意的绿，我摩挲着木架、竹架上时令的新鲜瓜果和一枚枚鲜嫩透亮的青枝绿叶，心中腾地升起一种最单纯的快乐，《诗经》云：“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我的父亲，让我以最快的速度嗅着了外公在世时那些夏天的日子——安静、富足和充满生机。

曾经特意简约着自己的生活，一直渴望的生命常态是：健康的体魄、简单的需求和一个天马行空的思维。

身为尘俗中人，白天，我疲于奔命；在夜晚，在那些个城市霓虹灯重重包围的空隙中，我小心翼翼地抽离出自己的灵魂，将喧哗关在门外，然后诉诸于文字，简单地付出着自己的情感，那是我对世界看法的一个重要的出口。

这种不得不入世的“人格分离”的日子，带给我些许疲惫。故乡，只有故乡才能给我全身心的放松。

故乡，没有陌生人。我用不着在夜晚，像卡夫卡《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一样，将自己严实地封存起来，我可以敞开心扉，彻底地对着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瓦一石开放，故乡厚实温顺，我在故乡不设防。

故乡的绿，总在夏天达到了极致，在层层叠叠包围的绿色系中，荡漾开我生命最丰富想象的亲情空间——故乡予我以疗养。她宽厚的气息怜我纳我爱我，它温柔的眸子爱抚我善感的心灵，我和故乡同气相吸、同声相求，自古流淌的相似密码，在时空纵横中，彼此惬意聆纳。

我任思绪纷纭游走……

立在窗前，见眼前错落有致的瓜棚上，有星星点点的阳光隔着棚架子斑斑点点地洒下来，在地上、窗前划出一个个的方格子来，我似乎想起了什么……一个女人的一生，一如一深宅大院，其间枝叶曼妙，恰如眼前绿腾缠绕，在竹棚间，她满开了一个个窗户，但，沿路寻去，房门紧锁，而最深处的房间，乃最是神圣之地，那里灵魂独坐，等待永不到来的脚步。

倦了，累了，回归故乡。

我的故乡，像极了一串冰做的风铃，在有限的岁月里，摇曳出生生不息的安好、静谧和清凉。

夏季来兮归故乡。

老屋老了

■南亦丹

老屋临水而建，于一处河弯尽头。老屋五间排开三层而立，东边三间是叔叔家的，西边两间是父母家的，建好的时候我小学三年级，刚摔坏了下巴的那一年，包着白色的纱布露着寒碜的断门牙，娇娇怯怯半笑不笑地和家人站一起，于高高的银白色的大铁门前合了张影。照片背景里是四个浮雕的墨笔黑体字——农家小筑。

刚住进老屋那会儿，抱来一条刚出生的小狗养着，铁门旁的砖墙下为了养狗还特意留了一个狗洞。小狗在老屋渐渐长成了一条忠实的大狗，会迎来送往地送我上学，迎我放学。院子里，会逗着它玩耍，院子外，会带着它撒欢。小学未毕业的某天夜里，它钻过狗洞，挤过门缝，最后冰凉地倒在了寻我们的半道楼梯处，满身咬伤。与年少时的兄长一起，在河弯处离家很近的一处泥草下，做坟埋下。安葬处，一边河，一边田，中间一溜高大的老桉树。后来的后来，树不见了，田不见了，成了水泥路。那处细细安葬的泥草田埂，便只留在了记忆的深处。

狗离开后，我在老屋的童年基本也过完了。

少年时，忙于求学，留在老屋的时光渐渐少了。假期回来，喜欢侍弄小院里的花花草草。记得，有一种长得像小喇叭的白色小花，夏日里开得茂盛，不香艳，乡土气，我却很喜欢。花谢后，在花芯结黑色的圆溜溜的稍细于黄豆颗粒的种子，暑气刚下的午后黄昏，天还没暗下来前，我站在花坛前，一颗颗细细地收下了，等来年种下，又是茂茂密密的一片白色小花精精神神地冒在绿枝头上。夏夜窗口，迎风站着，院子里的花草清香混杂泥土的气息会扑面而来，那少女的心事便不自觉地被勾了满怀。

毕业分配那年，和家人从老屋迁出，搬入另一栋房子，没再回来住过。

叔叔一家在外做生意，常年也是不回的，后来买下城镇的房子，终也是搬走了，留下奶奶独守老屋。奶奶去世后，老屋彻底没有人住了，就那样冷清地搁置下来。

兄长企业刚起步那会儿，倒是以老家做过基地，招了一二十个工人，摆了几十台机器在屋里屋外。但有的，仅仅是呱噪的机器声，不住人的房子，总是少有人气的。后来企业做大，原来眼里宽敞的老屋，渐渐显出它的不堪重负，越发力不从心，到后来，也被全然弃用，只留下满眼油污和陈旧散乱的一团机器杂物，像历经沧桑的弃妇。

一把大锁，就那样沉沉地把老屋的过去深锁了进去。“农家小筑”四个字，也黯淡地无人顾暇。

直到叔叔猝然去世，遗体被运回老屋时，老父亲匆忙间找不着钥匙，急急用铁锤砸开了那把生锈已久的大锁。

眼下，老屋，已尽是人去楼空的悲哀和苍凉。守孝之夜，在老屋的楼上，席地和衣睡下，在搬离老屋的近二十年后，再一次近距离地靠近它。昨日犹新，旧景不再。

老屋，老了。我，也老了。